

隋

書

二十



〔史四十二本柄百〕

元本隋書

冊 十 二

翻 刻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列傳卷第四十六

東夷

隋書八十一

特進臣魏

徵

上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

以高為氏朱蒙死子閭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并夫餘
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母丘儉拒破之位
宮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宮
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為百濟所殺其曾孫璉遣使後魏
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
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關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
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
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湨水復有
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為三京與新羅每
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大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

意侯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禘奢
次翳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禘薩人皆
皮冠使人加挿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
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襪兵器與中國略同
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
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
縛之於柱斲而斬之藉沒其家盜則償十信用刑既峻罕
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箏篋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
每年初聚戲於湏水之上王乘腰舉列羽儀以觀之事
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為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

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為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即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耻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儛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

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諛節未盡王旣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鞅鞅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窺覘

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道不明王之愆違
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
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
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
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
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
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
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
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
邊境朕前後誡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

衆愾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
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神
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
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
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豈責王前
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懇勲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
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高
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龍表爵遼東郡公賜衣一
龍表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冊元爲王明
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摠管韋沖擊走之

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摠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魏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

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裝更

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意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

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
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
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
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
佐軍次振武次剋震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
飾以銀花長史三年一交代畿內爲五部部有五巷士人
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
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
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
上俗尚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善龜占相之術以

兩手據地爲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筚篥笙篳篥笛之樂投壺圍碁擲搯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芻氏解氏貞氏國氏木氏苗氏婚娶之禮畧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猪雞多不火食厥田下濕人皆山居有巨粟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戰舡漂至海東躬牟羅國其舡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旣聞平陳遠令奉表徃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

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
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
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
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爲高麗
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
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
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
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
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
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

悅厚加賞錫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
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
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
海行三月有舩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麀
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國云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毋
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
焉故其人雜有莖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獹
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

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爲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畧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

其有大事則聚群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畧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揔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

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
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
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十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
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
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爲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
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
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稌水氣
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婦人
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
俗媼而妬其妻外媼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

必殺告者由是姦媼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爲業角弓
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
獸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
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
爾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
有聖人故來朝拜旣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懽喜願
得長爲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
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
不安樂何爲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
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鬪之容

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為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塗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

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堯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瑯刻禽獸多闢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徃徃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正方織闢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錯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

毛羽有刀稍弓箭劔鉞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
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輦之
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
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
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
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鬪死者共聚
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爲隊帥無
賦歛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
於焉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
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笱助長尺餘鑿頂而殺之

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為
年歲人深目長鼻頰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
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之
髮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
貝為媿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
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
汁為酢釀米麪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
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
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眾皆和音頗
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

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
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
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多猪雞無牛羊驢馬畝田良沃
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挿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
而墾之土宜稻梁床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
樟松榿楠杉梓竹籐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
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
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
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
戶上必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

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
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
往因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
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
此夷邪久國人所由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
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鼉
鼉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
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
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
還自爾遂絕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爲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

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負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

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甲子衣裘襦其袖微小履如履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裘襦裳皆有襪截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積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士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

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
螯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
黥臂黥面文身没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
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
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畧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檮蒲之戲
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
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
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
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媾妬
死者歛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

人三年殞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
或以小輦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
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
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使
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
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
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
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
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舩羅
國經都斯麻國迴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

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鞞臺義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旣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節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荅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旣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旣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繇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既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踈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

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為人莫若已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列傳卷第四十六

隋書八十一

列傳卷第四十七 南蠻

隋書八十二

特進臣

魏

徵

上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𧈧E曰獍曰狸曰獠曰屯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爲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滅而無聞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趾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爲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

范文因亂為逆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械逆甚信任使
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間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逆死國無
嗣文自立為王其後范佛為晉揚威將軍戴相所破宋交
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陳亦通使往來
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
塼為城屋瓦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
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
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
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草甫衣朝霞布珠璣
瓔珞足躡革履時復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

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傳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
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
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推
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
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儂相對女家請一婆羅
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
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儂導從輿至水次積薪
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甕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甕
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
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

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二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
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
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爲驩
州道行軍摠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
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
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
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僞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
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
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
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巨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縣金花鈴眊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

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
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
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
陳金甕雍雍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壹
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
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又二人迦利密
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
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耳前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
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
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鑠非

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
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
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
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
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
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稌白豆黑麻
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
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為酒煬帝即位曷能通絕域者大
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
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

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
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
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
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
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
樂隋使進金鑠以纜駿舩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
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
二枚貯香油金甌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
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
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

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
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波羅門就館送食
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
土國矣飲食踈薄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
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并設草葉
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蠅
蝟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
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
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
函封之令波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

群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一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摠六城二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

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皎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鑪二人侍側王着朝霞古員瞞絡覆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冠化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鞞屐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屨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叅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栢二國

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
正妻子不得爲嗣王習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
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
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
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
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杭
粟米餅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擣而食娶妻
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
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
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

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蟲土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作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鮠背如鸚

鷓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
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
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
每以兵五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
王年別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
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
貢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絕

波利

波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
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波女官

曰獨訶邪挈次曰獨訶氏挈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
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畧同俗
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鑱其足
暮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月
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
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
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
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寔繁代爲紛梗自秦并二楚漢
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暨

平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汗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
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
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
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內憂誠哉斯言也

列傳卷第四十七

隋書八十二

列傳卷第四十八 西域

隋書八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
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
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
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
時廢時置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
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
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僂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
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

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
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
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
所存錄者二十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
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爲慕
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
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
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

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
其主以皂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
公貴人多戴罽毳離婦人布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常
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
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
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
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
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羣牛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
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
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

擅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為邊寇及開皇
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
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
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摠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
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
懼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
其高寧王移茲哀素得衆心拜為大將軍封河南王以
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
子信出兵拒戰為賊所敗子信死之汶州摠管梁遠以銳
卒擊之斬千餘級奔退俄而入寇鄜州州兵擊走之呂夸

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
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摠管河間王弘
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
嵬王訶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豐而討之上又不
許六年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
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
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
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
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
愛也吐谷渾主旣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

有不是子湏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
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
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
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
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
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
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爲本渾賊悞狂妻子懷怖並
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
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
拔不湏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

勸誘也是歲河南王核茲衰死高祖令其弟樹歸龍統
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十一年呂
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
女備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
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佗國聞之便當相學一
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
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
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
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
伏允爲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

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
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
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
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許諾
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
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
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
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
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
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

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主
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
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
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
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
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羝羴毛
以爲屋服裘褐披氊以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
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羊牼

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媻穢蒸報於諸夷中最高為甚無文
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
八十以上死者以為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
其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為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
祖為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為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
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
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眾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
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
其眾又相率請降願為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
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

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闕伯周爲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顧翹嘉二人爲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靈

鳳金城榆中人既立文臣于茹茹及茹茹主爲高車所殺
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爲挹怛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
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
死子堅立其都城周廻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
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
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
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
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裘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
夏異高地多石積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
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

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
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
貪汚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
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
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魍
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
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
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
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
帝待其使其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

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天經國字人以保存爲
貴寧邦緝政以全濟宥爲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
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
莫不齊向孤旣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
辦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
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曰曰王伯雅識量經遠
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
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字
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志阻奉書來庭觀禮
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辦削衽曳裾變

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氊毳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寬

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
祿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
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
袍名爲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
國小安國邠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
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
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
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箏篳篥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
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
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鍔沙

賄香阿薩那香瑟瑟麋皮毼毼師疊多蒲陶酒旨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與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

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與兵滅之今特勒甸職攝其國事南去發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蘇毗字未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鎗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

女王次爲小玉貴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網維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唾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臂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麩皮氍毹饒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去南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

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鏤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者云

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
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
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
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黍粟稻五果多園林山
多美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
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
業中頻遣使朝貢

鏤汗

鏤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
阿利染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

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
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
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
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
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
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
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
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訥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

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南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孛
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
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
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都那蜜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
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
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
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四匹羊一百口祭

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訶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

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許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為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千人東北去安國臺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蘭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剝去其鬚頭或繫排於項以為標異

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屍于山
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傳金屑於鬚上以爲
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
外真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
火齊金剛金銀瑜石銅鑛鐵錫錦疊細布氎毼毼毼護那
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麀皮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
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
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
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
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

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
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
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
金銀鏤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
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上多
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鑲鐵氍毹朱砂青黛安息
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
百里東北刼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

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南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磔而居以避其患其磔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磔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刑罰

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劔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
妻其群母及媵兄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儻鼓簧吹長
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
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儻劔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
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
死家殺牛親屬以賭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年而
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
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帶暮羅衣多毛毼皮裘
全剥牛脚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
飾曾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

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
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
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
請開山道以脩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
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
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縣亘數千里
接於党項徃徃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
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比利摸徒郝鄂
當迷渠步桑悟千碣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高
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

邊置諸道摠管以遙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日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閑置伊吾且末而閑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烏卵徃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

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列傳卷第四十八

隋書八十三

及傳甲六

隋書卷十三

十六

列傳卷第四十九

隋書八十四

特進臣魏

徵上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
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
堽磬俗呼堽磬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
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則
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啣肉至其所此兒因食
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
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爲神所憑歔然

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
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
阿史那氏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蓋示不忘本也
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
漸強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
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
利斬其使率眾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
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為木杆可汗木杆勇而
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
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其俗畜牧為

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廬羶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
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
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有角弓鳴鏑甲稍刀
劍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爲契候月將滿輒爲寇抄
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膏斬之鬪傷人目者償
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
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遶帳號呼
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
之取灰而葬表木爲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
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

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
擣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
兵死而耻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復
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
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禰但可汗子爲步離可汗
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
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
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
國富強者爲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
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

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遠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地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

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請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
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
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
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
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勅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
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
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
由是悉衆為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
泊蘭州總管叱李長義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
長儒據周槃皆為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來

寇武威天水安定金縣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甚弊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以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害國遂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瘁猶復劫剽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慈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

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
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
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布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
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弦染
鏑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
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
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
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
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
利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

其爲鄰皆願諫，剽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祇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羸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

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
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
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
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關邊境嚴治關塞
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
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內知朕
意焉於是以前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
高頴右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
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遁去時虜飢甚不能得食
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旣而沙鉢略以阿波

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畧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旣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畧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畧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畧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畧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畧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豐而乘之上不許沙鉢畧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

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
至尊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
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
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
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
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
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
子不異旣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
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
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

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
說諭之攝圖辭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
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
名爲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
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
沙鉢略旣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
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詔晉王廣以兵援之給
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
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
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突厥

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
射盧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
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
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乘
賓面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
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
過萬里士馬億數怕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
爲大傾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
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涌野竊以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

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求爲藩附
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
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袵解辮革音
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
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高祖下詔
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
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荷
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勅有司肅告郊
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荅諸事並不稱其名以
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

大義公主策拜窟含真爲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
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
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又許之
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
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
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
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悞遺令立其弟葉
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
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
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

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
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
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可汗以
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
長頤僂背眉目踈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
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書
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潁進曰骨肉相殘教
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潁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
來樵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事振古
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

衆奉雍虞間爲王是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間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麝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禘但特勒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爲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叙陳亡自寄其辭曰盛衰筭守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

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
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
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
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
爲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
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
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
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厥以爲然復譖之都藍因
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鹽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
解之各引兵而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

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王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爲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爲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謦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

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
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擣蒲稍稍輸以寶
物用慰其心夏六月高頌揚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爲
意利珍且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臣
旣蒙豎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
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王已卒上以
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
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
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爲啓民畜牧之地於是遣
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摠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

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
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
太平公史萬歲以朔州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
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諱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尋
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
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
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
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
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
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摠

管韓洪爲虜所敗於恒安廢爲庶人詔楊素爲雲州道行
軍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叛
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
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
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
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旣
度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
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
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從步迦奔吐谷渾啓
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

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二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始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且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

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
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
帝以爲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
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
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縵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
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旣辨要荒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
之情仍蠲書答啓民以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
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
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
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所以咸洎

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
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寶啓民
可汗志懷沈毅世脩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足歸仁先朝
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
於既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
者矣朕以溥德祇奉靈命思播遠猷光融令緒是以親巡
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
軒墀言念丹款良以嘉尚宜隆榮數式優恒典可賜路車
乘馬鼓吹幡旛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沂
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

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廻擅帳望風舉宮廬向日
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辦擊羶肉韋韞獻酒杯何
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
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
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
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
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
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甚
懼啓民仍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
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爲

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
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
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
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
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
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
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
爲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

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勤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擲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年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

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

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
國乃永安而毋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當
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
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悵
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
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
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湏深結於天子自
表至誠旣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
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
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

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

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
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帝
取桃竹白羽箭二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
如箭也使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請而得
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奔妻子將左
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
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
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
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
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摠西面諸蕃不得早來

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
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
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
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摠
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
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
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
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
關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賞
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

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徃徃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洛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謹紇骨也啞於尼謹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啞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

有訶啞曷截撥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峯蘇拔也未渴達
等有二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
等諸姓八千餘拂秣東則有恩屈阿蘭北得九離伏嗚昏
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揔謂爲鐵勒
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
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
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
北荒開皇末晉王諱比征納民大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
分散大業元年突厥颉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
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師數百人盡誅之由

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
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啞爲小
可汗處羅可汗旣敗莫何可汗始太莫何勇毅絕倫甚得
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
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
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
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爲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窟
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爲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鈔初臣於

突厥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
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爲其帥隨逐水
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
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
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絕最爲無信大
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
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菑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韃
韃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

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而祝曰
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
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爲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
于白貌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
年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
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
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
等背高麗率衆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
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
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

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
 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二千
 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
 興兵動衆合符契突厥沙鉢魯可汗遣吐屯潘埜統之契
 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
 摠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
 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摠領之南室韋在契
 丹北二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
 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
 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絕

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槃髮衣服與契
舟同乘牛車蘆篠爲屋如突厥羶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
棧或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鞆結繩爲轡寢則屈爲屋以
蘆篠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
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
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
馬爲娉更將歸家待有娘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
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
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
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

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
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麀羴鹿
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氷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
懼陷坑穿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
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
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
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
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
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

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鈔為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驕黠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

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
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
與周合從終二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
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民願保塞下
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強卒於仁壽
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
之圍俄屬羣盜並興於此寢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
請好息民於是分置官司揔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
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
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群醜屢

隳亭鄣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
渭汭聖上竒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
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爲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戶實
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
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
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列傳四十九

隋書八十四

多作平九

附書分四

九三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八十五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其
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
道不殊父不可以忝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
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罪歸刑
見危授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其風者懷
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爲臣此其所以生榮死哀取
貴前哲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鄉世祿出受心替之寄入
參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姦究世荷權寵行恭

之桀逆生靈之所讎疾太豕不食其餘雖荐社汙宮辜必
誅之置斲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誠
將來昔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
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
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
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
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
再三免官太子寤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

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
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煬
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天業初煬帝
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
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以
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
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陽煬
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
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貴郎將司馬德戡摠領驍果
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驍

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
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楊勢不還矣所部驍果
莫不思歸人人耦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
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
矣進退爲戮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爲公憂之德
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
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
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
憂當異爲計取驍果葦疋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
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

鷹揚卽將孟秉符璽卽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
門卽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之交情相
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質在
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
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弼二人同告智及
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卽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
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
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
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爲主相約
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驚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

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揔名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誼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

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
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
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
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是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
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
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
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勒兵守
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
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荅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
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

智及父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即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

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
羣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
何難因共李本字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
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
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
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遣
徐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
與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
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禽送於侗所獲烹之化及糧
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

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怒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
大懼自汲郡將率衆圍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
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
尚有衆二萬比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
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佗計但相
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充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
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
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
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
弟數相鬪閱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其衆多亡

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
鳩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署置百
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尅反爲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
北趣聊城將招携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
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
十餘日不尅而退竄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
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
引建德入城生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
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輜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
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

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鬪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鬪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織芥之僞言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息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殺逆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

斬之并其黨千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宮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及事中旣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

首封德戡爲溫國公邑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友陽爲遊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謂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

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九

裴虔通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閣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摠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頽徙居新豐頽穉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髮豺聲沉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闕臺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黜奴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

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官監乃雕飾
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
隋始亂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去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
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
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
陵人管崇起兵江南必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
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充募江都萬餘人擊
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
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
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

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偽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為江都通守時馭次之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甌中文師師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充又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並願備

後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閱視諸女姿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娉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勅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舩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舩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爲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濡濕在道

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克自繫獄請罪越
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
喜城中不敢復出宇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克與太府卿元
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爲主侗以充爲吏
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
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衆
皆悅克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
其勢必爲李密所擯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弟
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
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

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婿張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
將軍費曜田世闡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
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充令扣
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太子密段達知而以
告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
陳兵衛之令將帥棄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都殺之侗命開
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
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充
尋遣韋節等諷侗令拜爲尚書左僕射撫督內外諸軍事
又授其兄暉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

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充欲乘其敝而擊之恐人不
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
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
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充
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遷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
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
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葺食旣而宵
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
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馳壓密密營營
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蓋重兒

陳智叟進下偃師初充兄偉乃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
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郇元真妻子
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冬令潛呼其父
凡兵次洛口郇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
十騎遁逸充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
充又令享節諷侗拜爲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爲其
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
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
不朝侗矣有道士栢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
以孔子閉房記畫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去楊隋姓也

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旣而廢侗於別宮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遣秦王率衆圍之充頻出兵戰輒不利都外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爲秦王所破禽建德以詣城下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自知潛竄無所於是出降至

長安爲讎人獨孤脩德所殺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爲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爲左直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叅軍高智惠李積等之作亂也達率衆萬擊定方泚二州賜縑千段遷進儀同又破汪文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縣綰四千段仁壽初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蕃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

河張金稱等並聚衆爲群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
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爲段姥
後用郇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
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
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
率涿郡通守郭紉擊敗之于時盜賊旣多官軍惡戰達不
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尅獲時皆謂之
爲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
東都李密據洛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
牙郎將霍舉率內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

充之敗也密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大
懿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為密所乘軍
大潰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
都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
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為之內應及事發越王
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崇重既破李密達等勸
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諷令禪讓充僭尊號以達為司徒
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史臣曰化及庸懦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筭小器遭逢時
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

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
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鳩毒豐深指鹿事切食踏天地
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
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
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八十五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為篇

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

德蔡奏請修五代史

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

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

彝舍人顏師古脩隋史縣歷數載不就而罷正觀二年續詔

秘書監魏徵脩隋史左僕射房喬摠監徵又奏於中書省

置秘書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

郎許恭宗撰隋史徵摠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正序論

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請

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

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脩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

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已知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明堂左進
詔藏秘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爲五代史志

案魏徵本傳正觀七年爲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俄請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無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脩疑當時先已刊脩無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衆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恭宗撰案恭宗傳正觀八年除著作郎脩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錄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寧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恭播同脩五代史志按延壽正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勅脩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各位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淳風獨作五行志序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祇爲一序今故畧其名氏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

聖旨齋

禁隋書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

勅差官校勘

時命臣綬臣燁提點校勘觀尋爲度支判官

左正言直史館張觀等

仍

內出版式雕造

列傳五十一
附錄
十一

跋

此元大德九路刊本也明黃佐南雍志元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以十七史艱得善本從太平路學官之請徧牒九路令本路以兩漢書率先諸路咸取而式之按元史建康道所轄九路一寧國二徽州三饒州四集慶五太平六池州七信州八廣德其九爲鉛山州不稱路然直隸行省與路同是本版心有堯學路學番泮浮學樂平錦江初菴等字堯爲饒之省文堯學路學卽饒州路學番泮卽鄱陽縣學浮學樂平卽浮梁樂平二州學蓋某路承刊某史又與其所屬州縣分任之至錦江初菴皆書院名錦江在安仁縣爲宋倪玠講學之所初菴在德興縣爲邑

人傳立號初菴者所設元制書院設山長亦爲
朝廷命官故與州縣學同任刊刻之役也殿本
是書據宋刻校勘故訛脫視他史爲少然校刊
官張映斗識語謂宋本殘缺乃以監本爲底本
故有時不免爲監本所誤卽以地名人官名
物名言之如高祖紀下開皇十年六月癸亥以
浙州刺史元胄爲靈州總管監本浙州乃作浙
江本書地理志下餘杭郡注平陳置杭州當時
並無浙州之名至浙江則至明洪武時始有之
而地理志中有浙陽郡注西魏置浙州隋初未
改郡當仍其稱此浙字必浙字之訛殿本不知
改浙爲浙而反沿監本浙江之名誤一又地理
志上西城郡統縣黃土注西魏置涇陽郡後周

改郡置縣曰黃土監本清陽乃作涓陽本書地理志中清陽郡注西魏置蒙州仁壽中改曰涓州寰宇記涓水在廢清陽縣西一百步自商州上津縣來東流注於漢是清陽實以涓水得名殿本沿監本作涓誤二又張斐傳河間鄭人也監本鄭乃作鄭本書地理志中河間郡統縣十三有鄭縣隋有鄭州屬滎陽郡有鄭縣屬京兆郡去河間均甚遠舊唐書地理志河北道莫州本瀛州之鄭縣開元十三年以鄭字類鄭字改爲莫是鄭之訛鄭由來已久監本然殿本亦然誤三又李密傳王世充引兵來與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舊唐書紀此事亦作邙山監本邙山乃作

邛山元和郡縣志北邛山在偃師縣北二里此云就偃師必爲邛山無疑監本作邛者誤於形似也殿本仍之誤四又律曆志中張賓改曆劉孝孫等駁言其失謂漢書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歲落下閏等考定太初曆又天文志渾天儀篇落下閏爲漢孝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監本落下乃均作洛下漢書律曆志武帝元封七年議造漢歷募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閏與焉落下不作洛下監本妄改殿本從之誤五又王充傳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監本桓乃作相北史兩唐書世充傳紀此事均作桓法嗣不作相法嗣蓋桓爲宋諱避缺末筆元本亦往往沿之監本不察誤認爲相殿本循之誤

六又禮儀志六紀文武冠服尙書都令史節謁
都水令史監本乃作謁都令史按謁爲謁者臺
都水爲都水臺令史爲一臺屬官且上文有尙
書都令史謁者位卑不當有都令史必爲都水
無疑監本旣脫殿本不予補正誤七又史祥傳
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領左
右將軍監本乃作左領軍右將軍本書百官志
左右領左右府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曰各
一人二人者必有左領或右領左右大將軍將
軍矣且獨孤陁傳亦有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
軍之語此可證左領左右將軍實有其官監本
疑疊見左字有譌故改其一殿本因之誤八又
裴矩傳祖他魏都官尙書監本乃作郡官尙書

魏書官氏志有列曹尙書都官爲列曹之一魏書北史本傳雖不言其曾官此職然若以郡上屬魏字官下屬尙書字爲句則更不成詞且魏官名無獨用尙書二字者監本失於前殿本踵於後誤九又李崇傳突厥欲降崇遣使謂之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勤西突厥傳其國立鞅素特勤之子監本二特勤字乃均作特勒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自注和林城東北有唐明皇開元王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其碑額及碑文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凡書特勤皆作銜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遺俗猶呼可汗之子爲特勤特謹字也近人在三音諾顏之哲里夢獲覩是碑拓以示人釋之者謂今蒙古呼王之子弟

皆爲台吉卽特勤特謹之轉音且據此以駁顧
亭林畢秋帆之言而伸錢竹汀之說又突厥傳
都藍可汗遣其母弟禱但特勒獻于闐玉杖是
本亦已誤勤爲勒監殿二本且更誤爲持勒矣
是特勤二字之見於是本者豈非碩果之遺殿
本襲監本之謬誤十尙有一字其異同僅在點
畫之微亦正惟其微而愈徵舊本之足貴禮儀
志六皇后衣十二等節其翟衣有六采桑則服
鳴衣注黃色其下諸公夫人諸伯夫人諸子夫
人三妃三公夫人均服此衣故鳴字凡七見是
本惟諸公夫人節誤作卜旁監本則全作鳴爾
雅釋鳥鳴雉郭璞注黃色鳴自呼與本書注正
同鳴衣外尙有翬衣襠衣鷩衣鷮衣翬衣翔衣五者

皆以雉文爲色故稱翟衣亦正與爾雅鷩雉秩
秩海雉鷩雉翬鷩各注色澤相合是鳴之當從
卜旁毫無疑義是本誤者一而未誤者六校刊
監本者見舊本互有異同以卜旁之字罕見遂
不問上下文之意義及其字之有無而昧然盡
改爲卜旁武英殿校刊諸臣一仍舊貫更無所
容心於其間而鳴字遂從此湮滅刊書之人愈
多而識字之人愈少豈非事之可哀者乎儀顧
堂題跋謂是本百官志上董純傳各有闕文證
之是本所脫正同古籍日稀奚能姑舍美猶有
憾吾無諱焉海鹽張元濟